

ZHONG GUO DANG DAI
BAI JIA SAN WEN

中国当代 百家散文

袁鹰
谢大光
主编

ZHONG GUO DANG DAI BAI JIA SAN WEN

DE80/13

中国当代
百家散文

袁鹰 谢大光 主编

花城出版社

1150687

中国当代百家散文

袁 鹰 谢大光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3.75印张 3插页 520,000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250册

ISBN 7—5360—0152—5/I·148

平装定价：5.50元

目 录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

——前面的话

袁 鹰 1

冰 心	小品二章	9
夏 衍	1987年5月21日的日记	13
沈从文	《子冈作品选》序	17
黄药眠	祖国山川颂	21
张友鸾	胡子的灾难历程	29
巴 金	随想录二题	39
吴伯箫	布衣	51
陈学昭	龙井茶叶虎跑水 桂子飘香又一年	54
陈白尘	忆眸子	57
柯 灵	红泪	67
罗大冈	荒地春秋	75
萧 乾	在歌声中回忆	83
杨 绛	老王	104
端木蕻良	绿色的云	108
凤 子	说说团泊洼	111
孙 犁	小贩	122
吴有恒	元帅的侧影	125
冯亦代	街车	129

黄苗子	床虱(外一篇)	135
王西彦	天使岛	143
徐 迟	祖国	158
陈残云	小街风情	162
子 冈	姐弟情上的疤痕	166
严文井	一朵淡紫色的小花	174
刘白羽	白桦树(外二篇)	176
碧 野	西海人家	185
李 锐	怀念田家英	192
韦君宜	“取经”零忆	200
郭 风	六十九岁生辰(外三章)	205
黄秋耘	古怪的猫的自白	209
秦 牧	一支愤怒悲伤的歌	217
冯 牧	岁暮怀小川	224
黄 裳	诸暨	233
杨 苡	梦萧珊	247
管 桦	大自然的哀歌	265
汪曾祺	故乡的食物	268
穆 青	金字塔夕照	283
菡 子	第一次行军	288
艾 煊	夜宿双堆集	297
何 为	烟雨醉翁亭	303
徐开垒	森林与森林老人	307
江 流	空山灵“雨”	315
黄永玉	《货郎集》序	324

丁 宁	逝去的歌	327
柳 嘉	友谊	338
黄宗英	快乐的阿丹	344
益希卓玛	鹭与鹤	357
江 波	野草	365
忆明珠	迎春花莫	369
宗 璞	哭小弟	374
新凤霞	好睡	380
王 曼	拱北抒怀	387
姜德明	王府井	393
刘 真	大山的呼唤	399
蓝 翎	人名历险记	403
流沙河	蟋蟀国的《春秋》	408
陈一凡	月思	419
邵燕祥	石头城记	424
韩少华	大弥撒之思	429
王 蒙	苏丽珂	437
周 明	又是月季芬芳时	445
王维洲	三峡猿声	449
张 洁	我的四季	456
刘成章	安塞腰鼓	460
吴泰昌	听朱光潜先生闲谈	463
乔 迈	冬之梦(二章)	475
那家伦	沃土	480
尧山壁	理发的悲喜剧	492

杨羽仪	快餐厅里的哲学	497
马瑞芳	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	503
刘再复	他的思想像星体在空中运行	510
蒋子龙	森林采风录(三题)	524
戴 晴	先生的不幸和不幸的后生	533
李天芳	目光	539
冯骥才	灰空间(二篇)	545
梅 苑	人间天堂: 狗墓	551
杨闻宇	登陵忆	559
徐 刚	我的母亲	564
周 涛	巩乃斯的马	578
韩石山	蛻衣小史	584
薛尔康	古镇	588
高瑞泉	我的第一位老师	594
刘征泰	千秋遗爱在人间	600
张承志	背影	606
罗吉万	古银杏祭	612
梅绍静	月露之台	615
苏 叶	总是难忘	619
张抗抗	埃菲尔铁塔沉思	632
赵丽宏	死之余响	637
吕锦华	草湖夜话	645
高红十	问老曹	653
舒 婷	梦入何乡	659
和 谷	望乡二章	664

王安忆	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	669
贾平凹	游品	677
张辛欣	“我在街头看你走过……”	686
王英琦	我遗失了什么	692
李鸿声	天井的变迁	698
乐维华	山趣	704
斯 妤	歪嘴仔	710
乔 良	高原，我的中国色	716
唐 敏	女孩子的花	721
黄宏地	石福	727
禾 子	孩子，你是妈妈的世界	731
诺 晗	太阳	738
铁 凝	我有过一只小蟹	741

编余缀语

谢大光 747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

——前面的话

袁 鹰

—

在散文世界徜徉，满眼芳菲，常能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。

五年前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纂出版了《中国新文艺大系（1976—1982）》，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六年间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，汇为二十余大卷。我有幸参加这套大系中《散文集》的编选工作，得以广泛浏览了由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推荐和作者自荐的成千篇散文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那一段年月，不仅结束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内乱，也将长时期被颠倒了的历史和生活重新颠倒过来，还它们以本来面目。文学艺术，作为时代最敏感的感应神经，自然要将那被扭曲的岁月、被践踏的人生和被混淆的是非黑白忠实地反映出来。而散文，以它敏捷、轻便、自由，并且可以将抒情、叙事、议论熔于一炉的文体，显示了战斗、教育和感染的独特功能。那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内的时代风云、

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祖国在创伤初愈后起步的脚印，都在散文家笔下一一展现，组成新时期散文鲜明而绚丽的画卷。当时展读之余，我曾经兴奋地写下这么一段话：

“六年多来，它(散文)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，它与党的拨乱反正、励精图治的决策同步前进，它同人民群众的喜乐息息相关，因而得到读者的赞许。它坚定地，也艰难地努力清除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恶劣文风所带来的腥膻污秽，重新吹播了清健昂扬的文风。人们漫步散文大花圃中，可以看到花团锦簇、异彩纷呈的景色。有不少作品，从生活的海洋中开拓，主题之深邃，艺术技巧之精美，说它们已经超过大动乱前的十七年，也许是并不过分的。”

从那本选集问世，岁月又已流逝了五年。五年里，散文同我们整个文学一样，在平坦广阔而仍然有不少荆棘、明亮夺目却又免不了残存阴影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行，时时显露自己的声音和色彩，并且如同多棱镜一样，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影子。读了本书所选和本书以外的许多作品以后，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

五年来，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散文难以数计。尽管出版工作上还有种种不足，散文集还是着实出了一大批，其中包括不少选本。我对出版情况孤陋寡闻，信息不灵，但是陆续见到的散文选本也有十几种之多。编选的体例各各不同，有按地区的，有按年代的，有按作品体裁的，有按作者年龄的，各有千秋，各有自己的读者群。读者也可能对它们的体例和取舍标准提出疑问，但我以为这些选本的最大功绩，就是多侧面、多层次地展现散文大花圃中近几年来日新月异的兴旺气势。这是最简单的事实。否则，哪有那么多的文章可编可选呢？

二

有些同志对散文的现状不大满意，甚至大不满意，提起散文，就要摇头，认为起色不大，根本谈不上繁荣。他们审慎的思考和严格的要求，是值得重视的。但如果不加分析，不看事实，或者为了推崇海峡彼岸某些散文家，就一口咬定大陆的散文创作贫弱，理论瘠薄，黯淡无光，窃以为这种论断是不可取的，因为它不符合实际。散文的发展，一般说不会像小说或报告文学那样，突然名噪一时，声震遐迩，顿时引起读者的瞩目和评论界的青睐，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。散文是不大会有这样机遇的。它是平静的，它以安详、从容的步态走到读者身边，走进读者心中。它是早春的细雨，仲夏的凉风，清秋的明月，严冬的炉火，轻轻地、绵绵地沁入心田深处。有道是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又如朱自清先生对散文鉴赏所作的绝妙比喻：“乍看岂不是淡淡的？缓缓咀嚼一番，便会有浓密的滋味从口角流出！”

它将真事、实事、种种矛盾、种种纠葛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，真实地坦露在人们面前。它以真情、至情、不加矫饰地撩拨人们的心弦，引起你的共鸣，让你欢欣、恬静，让你感慨、震愕、悲愤以至战栗，让你沉思、探索、冥想、自省，让你的心灵在炼狱中经受种种煎熬，辗转反侧，不能自己，最后得到净化、升华，以至大彻大悟，反朴归真，忽然明白了许多早该明白的道理，看清了许多早该看清的人和事。

这样的散文作品，能说它是贫弱的、黯淡无光的吗？

我们的散文家们，不仅是用眼睛，更多地是用心灵去深入地

感受和表现时代风云、长河浪花。作为人民的忠诚儿女，四海波澜，万家忧乐，自然会涌上他们的心头，奔到他们的笔底。那些具有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散文家，他们不会让自己停留在花前月下，即使形在千里江海之外，八尺书斋之内，他们的心也总时刻关怀着世道人心。世道，不是别的，就是祖国的命运。在改革大道上披荆斩棘的拼搏、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瞩望。是的，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，然而，沧桑巨变向哪里变？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和沉思。人心，就是亿万人民的心灵，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人的爱憎、希冀、理想、愿望、追求、不满和愤慨。世道和人心，是我们散文的灵魂。若是没有灵魂，那五光十色、花花绿绿的躯壳又有什么价值？

巴金同志是我们的典范。近几年来，他体衰多病，却以顽强的毅力连续奉献出五本《随想录》。那一百五十篇充满真情真话的散文随笔，字里行间，都洋溢着老作家无私无畏的真诚、睿智和勇气。他是蘸着心中汨汨流出的鲜血写下这些文字的。而最使我们感动、感奋并且受到深刻教益的，是作者将它们看作自责的记录，自己“一生的收支帐”。巴金同志说：“翻看他们，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。”他真挚地呼唤着、期待着心灵的交流：“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，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？”他说那五本《随想录》是在“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”（《无题集》后记）。语重心长，字字千钧。只要你有一颗正直的、赤诚的心灵，就不能不受到震撼。对比之下，常会愧疚得无地自容。

这样情透纸背、热透纸背、力透纸背的散文，这样熠熠光辉一直烛照到灵魂深处的好作品，难道还是“贫弱”的、“黯淡无光”的吗？

三

近世散文历史上，自来有一个优秀的传统：散文家时刻不忘祖国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。这在近几年尤为突出。不少随笔体裁的散文，言之有物，掷地作金石声，比起那些文字华美、内容单薄、感情飘浮的文章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，其奥秘就在这里。尽管散文家的这种情操和品格，有时遭到某些追赶时髦的评论家的嘲笑和非议，“轻薄为文哂未休”，认为时至今日，散文仍在陈腐的观念中徘徊不前。然而严肃的散文家并未在嘲笑和非议前改变信念。痛痒相关，心心相印，骨鲠在喉，恫瘝在抱，使他们不能不有动于衷，提笔为文。提起笔来，又不能不摒弃那种转弯抹角、吞吞吐吐或者闪烁其词、隔岸观火的行文方式，而是直抒胸臆，慷慨陈词，在文字上也就自然形成质朴无华、深沉自然的风格。“诗言志，歌咏情。”有“志”需要言，有“情”需要歌，更有值得推崇的真善美和应该鞭挞的假恶丑要叙、要议论，就自然写成《随想录》式的文章。这就是近几年来随笔这一文体兴盛的基础和条件，也由此谱出这几年散文创作的最强音。

我们的读者，也正是能从这里寻到五年来散文前进的足迹，能从这里听到散文的声音。为什么许多读者现在喜爱读有真情实感的散文和纪实性文学，远胜于读那些生编硬凑的小说，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答案。离开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去议论是非得失，就会舍本逐末。我们当然需要加强散文的理论和研究，从写作技巧、创作方法、作品风格的探讨直到散文观念的变革，摆脱陈陈相因的俗套，对促进散文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都是必需的。一些严肃的散文家并未在已有的成就前止步，他们有意识地追求自我突破、自我超

越,从而逐渐达到散文艺术个性化。这种种探讨和实践,即使是不成熟的、不成功的,我们也应该鼓掌欢迎,因为它们标志着散文在前进。我不敢苟同的,是那种任意的指责、轻率的否定,掂拾些所谓新观念的皮毛,就武断地一笔抹杀许许多多作者的心血。那样做,貌似高深,却难免要成为隔靴搔痒的空言甚至是哗众取宠的谰妄。

四

要求重视散文、振兴散文的呼吁时有出现,有时还伴随着抱怨、责备和批评。呼吁过后,又归于岑寂。我也劝说过一些同志,不必感到寂寞。若果真是寂寞了,也要耐得寂寞。这么说,是不是有点自我解嘲、自我安慰?我却是从散文的平稳发展中,常常想到两句古话: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这是司马迁老先生当年引来赞誉飞将军李广的。李广是否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,可以存而不论,但这两句古谚确实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光辉。桃花李花,不靠人为的宣传、吹嘘,不靠一窝蜂的捧场,更不靠廉价的高级形容词,而是以自己固有的芬芳色泽赢得观赏者的喜爱,远近瞩目,纷至沓来,竟至踩出一条路。

散文的光景不是很有点相似吗?众芳争艳,它相对地要冷落些,不少同志却仍然心甘情愿来勤奋耕耘,为它孜孜矻矻地酿蜜吐丝,乐此不倦。若是从个人利益着想,在社会上的“知名度”,似乎远不及一些小说家那般煊赫;至于“经济效益”,则散文集印数不过三五千,几年出一本书,稿酬还不如个体摊贩几天的收入。他们又所为何来?然而,正是由于这样一大批年长的、年青的有志于散文事业的开拓者,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,呕心沥血,

不辞辛劳，在主题、题材、技巧、风格、语言、意境等等方面，进行多种探索和开拓，不断献出新作、力作、佳作，散文园地才得年年吐新绿，岁岁发青枝，郁郁葱葱，满园秀色。

写到此处，恰巧看到刚出版的最近一期《作家信息报》上山曼同志的文章，他有感于对散文的呼吁太多，不以为然。他“不由得连连自问：大家都来捧散文，散文就会大发展吗？也出‘散文林’、‘散文界’、散文潮’、‘散文海’、‘散文大观’，弄它一大堆，就能算散文的繁荣吗？频繁的高格的评奖，就能产生好的散文吗？”他说：“耐不得寂寞、受不了困顿的，不必再呼吁了，向着比散文园地更光明的地方追求去吧。剩下的，一定也不肯再作那样的呼吁，有几个算几个，埋头耕耘就是。”我揣摩作者的原意，大约不会反对出散文刊物或者举行散文评奖，而且，如他自己说的，上面这几句不免会使人感到有点“刻薄”，但我是很赞同他的观点的，因为他说的是真话、实话。

读完这一本百家书稿，我更有一种“空谷足音”的欣喜。我们的散文作者队伍，其阵容之强大，遍及地区之辽阔，专业和业余之广泛，完全可以同小说、诗歌和报告文学的队伍媲美而无愧色。从冰心、夏衍等长者到铁凝这样的“小字辈”，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。几代散文家都在这条大道上笔耕不辍，各领风骚，相互扶持，融融泄泄。请问，还有什么能比这动人的景象更令人雀跃呢？

五

在众多的散文选本之后，我们又向读者推出这一本当代百家

散文，有什么必要吗？有什么新的意图吗？

从正常的意义来说，选本多，不妨也可以说是创作昌盛发达的标志之一。试看由古及今，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直到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，谁说得清出了多少种选本？何况到现在还不断有新的选本出现。不可否认，这中间有一部分是平庸的，甚至是粗制滥造、纯粹以牟利为目的的，这且撇开不说。多出版一些审美标准不同、取舍标准不同的选本，同时并列也罢，先后问世也罢，提供给读者，让他们选择、比较、辨别，从中撷取他们的喜爱的、能满足他们各种需要的篇章，应该说是正常的，有益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对那些有兴趣于散文比较、研究的有心人，更可以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去理解、分析和评价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散文作品和散文作家，从而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花坛增添一分光彩。

呈奉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，我们愿意着眼于新时期散文家有代表性的近作，以期能够让读者于一书之内，几百页中，约略地浏览当代散文家的风貌。因此，编选之际，力求做到题材、体裁的广泛和风格、技巧的多样。散文是语言的艺术，杰出的散文家都是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。我们也希望能展现散文家们各种精湛的语言艺术的风采。

说是百家，不过取其约数，同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、“百鸟朝凤”、“百舸争流”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的散文作者，遍及天南地北，何止成千上万！

前面的先行者开辟蒿莱，铺了路，栽了树；我们后来者的责任是不断开拓、充盈、丰富、创造，扩展成通衢广道，林海花山。

1987年8月初，酷暑渐消之夜

冰 心

小 品 二 章

霞

四十年代初期，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，曾看到英文《读者文摘》上，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，是：

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
beautifue sunset.

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：“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，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。”

其实，这个 sunset 应当译成“落照”或“落霞”。

霞，是我的老朋友了！我童年在海边、在山上，她是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。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“早上好”或“明天见”。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，才体会到云彩更多，霞光才愈美丽。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，才是璀璨多彩的。

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，也不是只有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，互相衬托的。

快乐是一抹微云，痛苦是压城的乌云，这不同的云彩，在你